〔学术论文〕

努尔哈赤的姓氏和家世

薛　　虹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姓名和家世，是一个颇费考究的问题。

一、姓氏

清太祖实录记载其传说中的始祖布库里雍顺是受姓自天，姓爱新觉罗①。《旧满洲档》中记载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用兵乌拉部，在同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对话时曾说：天生姓爱新觉罗②。姓氏（mukun hala）从其自己的称谓，应该认定努尔哈赤的姓氏是爱新觉罗。这是没有疑义的。

但是，清太祖实录又记载努尔哈赤是肇祖孟特穆的六世孙。孟特穆即明朝文献和朝鲜文献上的猛哥帖木儿，元末为斡朵里万户，明初为建州左卫首领，这在史学界是从来没有异议的。猛哥帖木儿的姓氏是佟或写作童，即佟佳氏，据此，其六世孙猛哥帖木的姓氏应该是佟或童，而不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也确实自称其姓氏为佟，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致朝鲜国王的书信中便自称为“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努尔哈赤”③。猛哥帖木儿和布库里雍顺不同，不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而是实人。那么，努尔哈赤从其祖姓，则应姓佟，即佟佳氏。

努尔哈赤既姓爱新觉罗，又姓佟。对此，应该作出怎样的历史的解释呢？

这需要依据女真氏族制度和努尔哈赤崛起的历史环境来作出合理的理解。女真族的本来的氏族单位为哈拉，即同一男姓祖先，不可通婚的子孙，女真氏族同其他的原始氏族一样，也是族外婚。氏族成员的繁衍，造成氏族的膨胀，势必使氏族成员的婚姻越来越困难，这就促进了氏族的分裂和迁徙，分裂而迁居到其他地方的子氏族，在女真族中称为mukun hala（穆昆哈拉），穆昆哈拉的汉译为姓氏，也译作氏族④。从女真氏族组织来说，哈拉是原来的母氏族，穆昆哈拉是哈拉分裂迁居别处的子氏族。同一哈拉的成员，是禁止通婚的。和不同哈拉的成员联姻，使不同的氏族结成亲戚，在满语中称之为sadon hala（萨敦哈拉），即异姓亲戚氏族或曰联姻氏族。根据萨敦哈拉的制度，佟佳氏是努尔哈赤姓氏的联姻氏族。万历十八年（1588）归附努尔哈赤的扈拉瑚（朝鲜文献作童好罗厚）是雅尔古佟佳氏，是努尔哈赤的长姐夫，自此时起，努尔哈赤所属的姓氏和佟佳姓氏世世代代为联姻氏族，康熙帝玄烨的母亲孝康章皇后是佟佳氏，他的妻子孝懿仁皇后也是佟佳氏，佟佳氏对康熙来说既是舅家又是岳家。努尔哈赤的姓氏和佟佳氏既然是异姓亲戚氏族，那么，努尔哈赤的姓氏就不可能是佟佳氏，由是努尔哈赤也不可能是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近人撰写的几部清朝兴起史和努尔哈赤传都是依据清太祖实录、不加考辩，就认定努尔哈赤是猛哥帖木儿六世孙，这是值得重新商榷的。

根据清太祖实录的记载，布库里雍顺“天生受姓”，迁到三姓地方成为一族。此族，在满语用的是mukun（穆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爱新觉罗是一个穆昆哈拉，而不是原来的

哈拉，就像雅尔古佟佳氏一样。雅古尔佟佳是从佟佳哈拉中分出来的穆昆哈拉。爱新觉罗原来的哈拉应该是觉罗，后来分为穆昆哈拉时才为爱新觉罗。但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并没有爱新觉罗这一姓氏（mukun hala）。其中所著录的六百四十二个姓氏中，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等姓氏。这些姓氏原皆出自觉罗哈拉。由于迁徙的地方不同，因地名而分为舒舒觉罗、西林区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和察喇觉罗；还有由于身分的变化，为和显贵姓氏相觉别而分为伊尔根觉罗（觉罗哈拉中分出来的平民的穆昆）、阿哈觉罗（觉罗哈拉中分出来的降为奴隶的穆昆）。努尔哈赤的原姓（hala）应该是觉罗。其证据之一：清朝规定努尔哈赤的六祖子孙腰束红带子，为觉罗⑤，凡是这样的人，其名之前加觉罗。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六兄弟即六祖，恰恰是一个穆昆哈拉，即一氏族，其姓氏为觉罗⑥。证据之二：努尔哈赤收养雅古尔佟佳氏扈拉瑚的儿子扈尔汉为养子时，赐姓觉罗；证据之三：在《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献篇》中乾隆十二年（1747）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辞为重。"这段话中"爱新觉罗姓"一语，满文原文为"觉罗姓"，并无"爱新"⑦。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以认定努尔哈赤的原来的姓氏是觉罗（gioro hala）。

努尔哈赤的氏族属于斡朵里部，在明为建州左卫。努尔哈赤称其姓为佟，冒称佟佳氏，是仅仅对明朝和朝鲜使用的。可能始于万历十五年（1587）到十七年（1589）之间。此时努尔哈赤完成了对建州女真各部的统一，成为建州各部的首领，获得建州女真的全部敕书和建州左卫的信印，明廷授其职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要赴京朝贡。所以伪托姓佟，以建州左卫首任都督猛哥帖木儿的直系后裔自诩，借以在明朝政府和朝鲜政府面前抬其身价；反过来又凭借明朝政府授职加爵的宠遇来慑伏女真各部，到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文献上有努尔哈赤在女真内部以佟为姓的记载。这就是说，努尔哈赤在女真氏族社会内部，从来不曾是佟佳氏，即没有姓过佟。

稍后，努尔哈赤以"大金之裔"相标榜，在《旧满洲档》中和《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中是随处可见的。《旧满洲档》中始见以爱新觉罗为姓氏是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的姓氏为爱新觉罗，要早于此时，但不会早于觉昌安的宁古塔贝勒时代、觉昌安的宁古塔贝勒时代的穆昆哈拉为觉罗，只有宁古塔贝勒时代的穆昆哈拉再分裂出子氏族时，才可能有新的子氏族的名称。努尔哈赤的父亲是同其祖父觉昌安同时死去的，所以只有努尔哈赤时代才可能分出新的穆昆哈拉。努尔哈赤继其祖父的职位。日益强大，分为新的穆昆，以金裔自诩，因名其穆昆哈拉为爱新觉罗。"金"在女真语中为"按出虎"、"阿拉楚喀"和"爱新"为同音汉字异写，在女真语和满语中应为一词。《清文总汇》卷一第十六页对"爱新觉罗"的解释为"本朝国姓"。腰束黄带子的努尔哈赤的直系子孙称"宗室"⑨，同腰束红带子的宁古塔贝勒（六祖）的子孙称觉罗相区别。"宗室"一词在满语中也使用"爱新觉罗"一词。这就说明了努尔哈赤原来的氏族（其祖父时代）的姓氏仍然觉罗，到了他的时代，以其父亲的支裔分立氏族，则其姓氏为"爱新觉罗"。⑩

二、关于布库里雍顺的神话传说

对清太祖实录中记叙的清朝开国传说中的始祖布库里雍顺，本世纪以来已有许多史学家

作过种种推测，近来的国内史著中回避深入讨论，只停止在“反映满族先世同样地经过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社会历史”的程度。但这个神话传说，是讨论努尔哈赤的家世无法迴避的问题。这里试图在前人论及以外，略作一些解释。

三仙女在布库哩山下、布勒瑚里泊沐浴，第三仙女佛库伦浴毕吞朱果孕而生布库里雍顺，这一点确实是反映了女真族同历史上任何民族一样在其原始民族经历的氏族时代，其早期都经历过母系氏族阶段。

但是，布库里雍顺乘舟顺流而下到三姓地方，被拥立为主，“以百里女妻之”这一段传说应该如何理解呢？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乾隆九年御制序准确地说明了穆昆和哈拉的关系：“哈拉得之于姓，穆昆是根据占据的地方”⑪，穆昆是从哈拉分出来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凡例指出所纂辑的姓氏是mukun hala（穆昆哈拉）不是hala（哈拉）⑫。而《满洲实录》中记叙布库里雍顺“阖族”的“族”字，满文恰恰用的是mukun（穆昆）而不是hala（哈拉），是分出来迁徙别居的民族，并且因迁徙而实现族外婚。

我们知道，斡朵里和胡里改两女真万户府在元代是在三姓地方（今依兰县），斡朵里女真万户猛哥帖木儿在明初从三姓地方南迁来到图们江东吾音会（阿木河，今朝鲜境内会宁地方，在明初仍为中国领土）地方。布库里雍顺由布库里山布勒瑚里泊“顺流而下”来到三姓地方，恰恰下接斡朵里部在三姓地方的真实历史。

综括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清朝的开国传说，是建州女真前史的漫长历史过程。寄寓在一个传说人物身上的浓缩，它说明建州女真在从三姓地方南迁前：①曾经经历过母系氏族制度；②自布库里山下布勒瑚里泊顺流而下是由于族外婚制度的需要，从老的氏族（hala）分裂迁徙而形成的穆昆哈拉；③这个穆昆哈拉的历史是下接南迁的建州女真、建州左卫自明初以来的真实历史。

三、家世

努尔哈赤和猛哥帖木儿即孟特穆不是出自同一氏族，不是一个姓氏，因而不是其后裔，已如前述。其家世，从其祖父觉昌安⑬起是确实可信的。

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的曾祖父是都督福满，追谥为兴祖直皇帝，为猛哥帖木儿的第四世孙，妥罗末弟锡宝齐篇古之子。是不可信的，伪造出来的人物。这在清亡以后，编纂《清史稿》时已经提出来的。《清史稿·阿哈出列传》：“论曰：隆庆、万历间，建州诸部长未有名近兴祖讳者。太祖起兵，明人所论述但及景、显二祖（即觉昌安和塔克世），亦未有谓为董山裔者”。猛哥帖木儿的世系，根据《明实录》和《朝鲜实录》中的记载，猛哥帖木儿的后裔到第四世脱因保（脱原保）为正德年间，其后不详。脱因保以前并无锡宝齐篇古及其子福满。遍查《明实录》正德、嘉靖，隆庆间来京朝贡的建州左卫首领，无一人可以比拟为福满。明代辽东残档中载有从抚顺关入市的女真头人中也无一人可以比拟为福满的。朝鲜申忠一在万历二十三、四年（1595、1596）之交，出使努尔哈赤居住的佛阿拉城，距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死仅十二年，所记努尔哈赤的世谱是：“佟交清哈（觉昌安）——托时（塔克世）——努尔哈赤”⑭。仅及其祖父，而不及其曾祖，如果福满实有其人，且职秩都督，申忠一是不会不知道的，也不会漏而不记的。在重视氏族门第的女真社会中，如果

觉昌安出自显贵氏族，建州左卫都督的后裔，申忠一更是不能漏记的，根据上述各点理由，可以断定福满是虚构的人物，努尔哈赤并非出自显贵的氏族世家。

但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也不是“无名常胡”⑮。从觉昌安和明朝的关系，可以知道他是建州女真中的一个首领或头人。明辽东巡抚侯汝谅从嘉靖三十八年（1559）始任，在职二年。其《东夷悔过入贡疏》中称：“建州贼首草场（索长阿）、叫场（觉昌安）等，遣其部落中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关”⑯。此时，建州左卫的巨酋王杲居古埒城（今新宾县古楼乡），觉昌安受其管辖，居赫图阿拉附近二十里方圆之内。觉昌安同其三兄索长阿在王杲的指挥下，参与嘉靖三十六年（1557）对抚顺等地的抄掠，现又“到关”入市，所以辽东巡抚侯汝谅奏报觉昌安和索长安等“建州贼首”，“悔过入贡”，时为努尔哈赤诞生之年或翌年。此时，觉昌安可能得到明朝的授职。如果没有授职，不能是“到关”入市的“贼首”。努尔哈赤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二月在佛阿拉城接得明朝官员余希元和朝鲜译官李亿礼时说：“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俺管事后十三年，……”⑰。此处说的“管事后十三年”是说身为明朝职官，自万历十一年（1583）守土保界十三年以来，当是其祖父觉昌安死，袭职以来，如果努尔哈赤没有明朝职官身分，他是不可能对明朝官员这样说的。这一点也足以说明觉昌是得到明朝受职的。从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升为都督佥事来推测，觉昌安的职衔可能是指挥使，努尔哈赤因祖父，父难袭职时升为都指挥使。

觉昌安时代的女真社会已经是“各部蜂起，各自称汗，贝勒、大人，嘎珊（gašan村寨）自为长，穆昆（mukun族）自称头，互相攻战，兄弟相杀，强凌弱，众暴寡，处处大乱”⑱的局面。《满洲实录》记载了觉昌安的宁古塔（六人）穆昆对硕色纳的乌云（九子）穆昆、加呼的纳旦（七子）穆昆进行了兼并战争，结果将这两个穆昆消灭，“自五岭以东，苏克素护河源以西，二百里以内各部，尽皆宾服，宁古塔贝勒强盛起来”⑲，这一段史实说明苏克素护部内的宁古塔穆昆在其穆昆达（氏族长）率领下兼并其他穆昆，强盛起来，形成一个部，觉昌安从穆昆达成为宁古塔部的贝勒。其统治的区域，东起苏克素护部河源即今新宾县城东石碑乡、红升乡，西至上夹河、五岭沟一带，东西一百几十里的地方，已经不是方圆二十里了。西邻王杲直接统治的苏克素护部的中心地区、苏子河下游。觉昌安兄弟六人及其子孙分居十二处。受治于王杲。由此可知，觉昌安虽然不是建州女真中的显贵的巨酋，也绝非“无名常胡”。

万历二年（1574）十月，王杲被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击溃，逃到觉昌安六弟宝实的儿子阿哈纳的村寨（gašan）⑳隐藏。到竖年二月，王杲在阿哈纳寨“复欲聚众”，被明军侦知来攻，阿哈纳穿戴王杲的蟒挂红甲，冒充王杲佯作夺路，王杲才逸逃到哈达部王台处㉑。这件事足以说明宁古塔部和王杲的关系。

王杲溃败被杀后，宁古塔部依附王杲之子阿台，并且到抚顺关入市。现在可以看到的确切记载有万历六年（1578）五月初三日觉昌安为首的四十五人来关入市，以及以他为首的二十三人在同日得到抚赏；同年七月十二日又以他为首的二十一人来关入市㉒。实际上，觉昌安应是经常到抚顺关入市，只是档案无存罢了。

宁古塔穆昆中的宝实（觉昌安六弟）家族同董鄂部争同萨克达部联姻，宁古塔穆昆内部其三兄索长阿又插手挑唆，哈达部王台也乘机干预，企图进一步控制宁古塔部，并勒索金帛。这样一来，宁古塔穆昆内外皆结仇树敌，遭到外来的攻击，不得不借兵于哈达部，同王

台联姻，依附哈达部，受王台控制，其势渐衰㉓。

建州左卫的苏克素护部巨酋王杲子阿台在其父死后，受到哈达部王台长子虎儿罕的庇护，依旧占据古埒城为苏克素护部首领，经常抄掠于抚顺铁岭间。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李成梁再捣古埒城，阿台被杀，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同时被害。

努尔哈赤的家世——父祖两代的史事，主要的就是这些。

---

① 《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的满文本原文为："mini hala abka ci wasika aisin gioro"（我的姓是天给的爱新觉罗）。汉文本的注释："爱新，汉语金也；觉罗，姓也。"满文本无，是汉译本时加上的。按：姓，满语为hala（姓）不是gioro（觉罗）。

② 《旧满洲档·荒字档》满文原文为："abkaci wasika aisin gioro halangga niyalma"（天给的爱新觉罗姓的人）。

③ 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另，《朝鲜实录》记载努尔哈赤作老乙可赤，"酋本姓佟"。后来从明朝的写法，作奴儿哈赤或佟奴儿哈赤。

④ 女真人的哈拉分裂迁徙为穆昆哈拉，大多是在元末明初。此处暂不展开论述。

⑤ 《清文总汇》卷11。

⑥ 清太祖实录记述宁古塔贝勒（六祖）的穆昆和硕色纳的穆昆、加呼的穆昆的战争，可以说明觉昌安时代的宁古塔贝勒是一个穆昆哈拉。

⑦ 转引自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研究》（日本、同朋舍、1972年再版）第59页。

⑧ 猛哥帖木儿姓佟，应是由于其姓氏为佟佳氏，当然也不排斥是此附汉族为佟。但我以为女真首领，以其为女真人，才能被授职为羁縻卫所的各种职务。所以不仅无需以此附的汉姓为姓，而且必需以其所出的氏族为其姓氏。

⑨ 清代文献关于"宗室"的解释有三种：一为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二为努尔哈赤的直系子孙；三为皇太极的直系子孙。第一种为正确。

⑩ 氏族和姓氏，在满语中为一个词：mukun hala。作为一个群体应译为氏族，作为一个成员的血缘关系用时，应译为姓氏。

⑪ 满文为：banjin be dahame hala buhe, babe salibufi mukun obuhe。此处是依照满文意思直译的。原文因系引自左传，汉文本用的是左传原文为："因生而赐姓，胙土以命氏"，其实是一个意思，依照满文直译更清楚些。

⑫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凡例："纂辑姓氏（mukun hala）俱按原籍地名分类编辑，即如瓜尔佳氏有居苏完者，则标出苏完字样，居叶赫者，则标出叶赫字样"。按地分族，即是穆昆。

⑬ 觉昌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写作觉常刚，明朝文献写作叫场。

⑭ 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塔克世在《武皇帝实录》中写作塔石，明朝文献中写作他失、塔失。

⑮ 《朝鲜实录》宣祖三十八年（1605）七月戊子条记载叶赫、乌拉等部首领"往在癸巳年（1593）相与谋曰：'老可赤（努尔哈赤）以无名常胡子，崛起为酋长，我辈世积威名，羞与为伍'。"此处说的是其父亲为无名常胡。其父与其祖父死于同时，其祖父在时，其父未必成为首领或头人，所以谓之为"无名常胡"。但不等于其氏族门第是平民（伊尔根或诸申），其祖父是首领或头人。

⑯ 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版、上册、第161页。

⑰ 《朝鲜实录》宣祖二十九年（1596）三月甲申条。

⑱⑲ 《满洲实录》满文本卷一。

⑳ 在"五岭"的西端，今新宾县上夹河乡东五龙沟附近，西距古埒城（鼓楼）很近。

㉑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王台列传》。

㉒ 《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下册第809、812、814页。"汇编"所收残档中开列的抚赏"马市抽分与抚赏"的建州女真头人名单中如松塔、留来住（《明实录》作来留住）、蛇子（《明实录》作蟒子），都有明朝职衔，来京朝贡过。

㉓ 《清太祖实录》卷一。